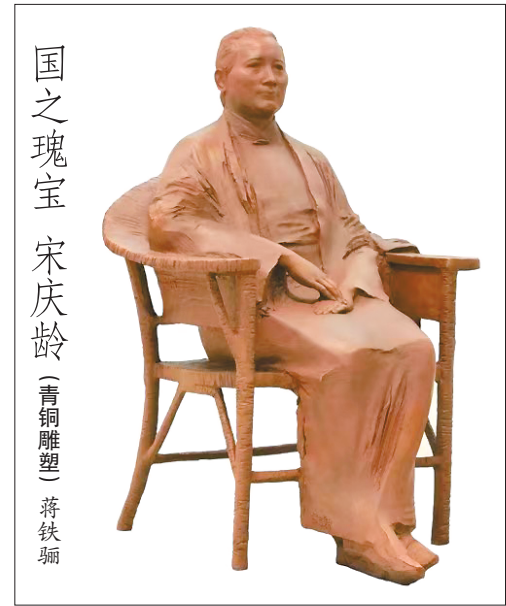


忘记了具体是哪一年了,可能是2004年秋天,我从北京出发回家看望老人。近乡情更怯,没在县城吃饭,而是割了一大块猪肉,买了一些别的,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家里。进门就嚷:“快做饭!实在是饿了!”

要是以往,母亲肯定会应声而起,手拉风箱,刀砍案板,忙成一团。这次却没有,先是佝偻着腰在灶火圪垯里转了一圈,又走过来手托着炕沿石,眼睛虚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她最后还是没说话,而是突然转身又朝后灶火圪垯走去,这次不是去转圈,而是脚踩了小凳,在窑掌里安着的石仓上翻寻。还没等我问原因,她已经折回来了,迈着较前轻快了许多步子,面带因释然而显得夸张的笑容,手里提着一



国之瑰宝 宋庆龄（青铜雕塑） 蒋铁骊

原本这次想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选中了几个点,连成一线,必经德国。心想也好,故地重游天鹅堡,再打卡一次富森小镇。那天,途经阿尔卑斯山下的莱希河时,我不眨眼地盯着车窗外,生怕错过那栋小屋,那对夫妇的身影。可惜,一掠而过的画面,来不及具象化。

念想源自2013年6月,我去德国总部办完事,和同事二人自由行。为了次日参观天鹅堡,我们在它附近找落脚点。周末的小镇旅馆抢手,两家都满房,得知离镇中心远一点,天鹅堡近一点处,有家小旅馆,我们即刻拨通了联系电话,不一会儿,一个六十岁上下的德国老头,开车来接我们了。他利索地把我们的行李搬上车,笑呵呵地载着我们上了路。

到了旅馆,老板娘见了我们,端出啤酒和四个超大玻璃杯,往杯子里斟满啤酒后递给我们,举杯说:“为你们接风!”老板娘指点了房间和用品,撂下一句6点15分带我们去吃晚饭后,就推着自行车出门了,老头先她一步开车走了。

我们愣了愣,见无人管束,大模大样地释放起好奇心。小屋的外观陈旧,却一尘不染,四周花草簇拥,紫色的薰衣草成片。屋前有条小路,曲径通幽至莱希河,河水流向福尔根湖,对岸是阿尔卑斯山,山腰间嵌着旧天鹅堡和新天鹅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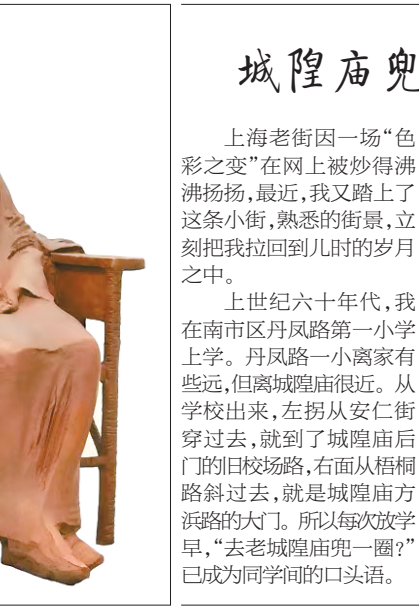
到了约定的晚饭点,夫妇俩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我们随之去了餐馆,说好各付各的账。他俩点了一份披萨,一盘意面,一瓶红酒。我们比他们多点了两个菜,上菜后发现量特别大,请他们吃菜,他们爽快地帮我们光盘。一点都不能浪费,像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基因。吃饭前,我从包里拿出一瓶气泡水,喝了两口觉得不爽就扔,老板娘眼疾手快地接住,把瓶里的水浇在花上。

晚饭后回到旅馆刚坐定,老板娘请我们去餐厅喝果子酒。她边张罗边说:“这一带家家都酿果子酒喝,从晚饭后喝到半夜上床,这漫漫长夜靠它打发。”深以为然,街上黑灯瞎火,四周万籁俱寂,夜像深邃无底的洞,这让人热血回流又心如止水的酒,是最长情的陪伴。我们喝着,聊着与世无争、琐琐碎碎的小事。他们从东德移居而来,和成年了的孩子

终生难忘这件事

海波

一个塑料袋子。我正要问,她已经把袋子打开了,里边是两包方便面。一个是盒装,盒子已经变形;另一个是袋装,包装微微发黄,看得出都放了好长时间。我问她:“寻这做甚?”母亲笑着说:“这是亲戚看我时送的,我咬不动,你吃!”我有点不高兴了,说:“方便面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擀点面条连汤带水,多好!”母亲一起这件事我就心痛,就脸红,就害臊得无地自容。从那天起,我比以前谦虚了许多,恬淡了许多,听别人说话时认真了许多,自己说话做事时谨慎了许多。



城隍庙兜一圈 任炽越

上海老街因一场“色彩之变”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最近,我又踏上了这条小街,熟悉的街景,立刻把我拉回到儿时的岁月之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南市区丹凤路第一小学上学。丹凤路一小离家有些远,但离城隍庙很近。从学校出来,左拐到安仁街穿过去,就到了城隍庙后门的旧校场路,右面从梧桐路斜过去,就是城隍庙方浜路的大门。所以每次放学早,“去老城隍庙兜一圈?”已成为同学间的口头语。

天各一方,除了经营旅店外,还搞点零星的副业,练就了英语对话能力。他们知足当下,执着于从今往后的天长地久。

次日早晨醒来,老板娘已准备好了简易早餐:煮鸡蛋,牛奶加麦片,面包和奶酪。老头说上午开车顺路送我们去天鹅堡。我们开心地等出发,左等右等,只见他们闪来闪去忙不停的身影。后来他们终于来了,拉来装满垃圾的拖车挂在车后,说先去垃圾回收站。到了那里,他们拎走一袋袋已被分门别类装好的垃圾,又带回一袋,我一看捡回来的“垃圾”,瞬间明白了旅店陈列的马克杯、旧书和各种物品的来历。卸掉垃圾的空拖车,被他们拉去装有机土,装满后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他们说回来时再拖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深度游”——探另一个国度的寻常人家。

五年后,同学夫妇随我的日记,寻访了这家旅店,拍下和我同角度同背景的照片,照片里除了岁月的痕迹外,其他一成不变。那对德国夫妇,一如既往地过着和我原本想象不一样的生活。

崇明岛,张开双臂,欢迎各方的鸟儿。东滩湿地,便是一块宝地,袒露着,毫不羞着答答。

本岛的水葱、菖蒲、竹子、乌桕等,会聚于此,像迎宾的队伍般挥手,尽显自身的英姿。

伫立水畔,身影摇曳,在暖风习习中,与四方来鸟,亲密无间。

最好的款待,都在这一片阳光中了。所以,鸟儿们,按时飞来,聚拢,安心栖息。

愈来愈多的鸟,不乏珍禽品种,大家闺秀,从各处来此安顿。

天堂在此,总有鸟儿奔走相告。鸟并不小气,比许多人,更懂共享的道理。

我也是一只鸟,也想去栖息良久,毫不遮掩。

我要用我的文字,广而告之:你是一只好鸟,也不妨去湿地待待,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

子就打颠倒——”

我一下惊呆了,不是为母亲的衰老吃惊,而是为自己对母亲的忽视而吃惊,为自己五十多岁了不懂最起码的人情世故而吃惊,为自己以前总是以给老人割点肉、买点面、给点钱、说点宽心话就是孝敬的愚蠢想法而吃惊,为自己成年以后走州过县、交朋友,所到之处以聪明人自居、以良善人自吹、以孝子自许,到头来连老母亲不能做饭都浑然不觉而吃惊……

母亲去世多年了,那天的情境至今如在眼前,一记起这件事我就心痛,就脸红,就害臊得无地自容。从那天起,我比以前谦虚了许多,恬淡了许多,听别人说话时认真了许多,自己说话做事时谨慎了许多。

那时我们的口袋都瘪瘪的,没什么钞票,但每次都玩得尽兴而归。用当时我们的话就是:穷白相。

从方浜路的城隍庙大门进去,迎面就是城隍庙大殿前的广场,只见人头攒动,摆满了小吃摊。从鸡鸭血汤到面筋鸡丝,从桂花糖粥到三鲜春卷,各色小吃应有尽有,特别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铁板鱿鱼与煎臭豆腐的香味,直冲鼻尖,惹得我们直咽口水。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大家就凑上几分钱,买一客油煎臭豆腐解解馋。

大殿是我们每次去城隍庙必玩的地方。看各尊菩萨嬉笑怒骂的表情,看它们手执的各式神奇利器。路过城隍老爷坐像前,我们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因为听老一辈人说过,他在战乱中曾救过全城老百姓的命。

离大殿不远处,有两个摊点让我们到了那儿不想离开,那就是看西洋镜与武松打虎拉力器。那个西洋镜摊主戴着瓜皮帽,在撩人的音乐中不停地吆喝着,唱得我们心里痒痒的,但因兜里没子儿,只好望镜兴叹。另一边的武松打虎拉力器上,高高翘起

的老虎尾巴顶端上的红灯,在“大力士”们的狠劲下,不时嘟嘟嘟地亮起,赢得一阵阵掌声。我们无铜板上去试力游玩,只能在边上看热闹。

从旧校场路的后门进城隍庙,那整条旧校场路两边的小铺子就直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小铺子里,有卖小动物的,有卖花鸟的,有卖碗筷的,有卖古董的,有印年画的,还有箍桶铺、修锅铺等。我们感兴趣的是小鸟、金鱼和小动物,那五彩的羽毛与闪亮

七夕会

“23年前注射的丰胸材料,如今胀得像南瓜。”前不久,旅居国外的张女士专程回国求医,医生从她胸部取出了合计1600毫升的奥美定降解物——这个数字是当年注射量的2倍之多。令人揪心的是,这种2006年就被我国全面禁用的物质,至今仍在制造健康悲剧。更需警惕的是,该物质的“继承者”正以更隐蔽的方式蔓延。

奥美定的本质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曾被包装成“永久塑形神器”风靡医美市场。但它在体内的表现却堪称“定时炸弹”:作为水凝胶,它会顺着组织间隙游走,可能从胸部“流”到腋下甚至腹部。更危险的是,它降解之后产生的丙烯酰胺单体已被国际癌症机构列为2A级致癌物,不仅损害神经、损伤肾脏,还会使乳腺癌发生率升高。临床研究证实,奥美定的致病风险呈现渐进性病理演变:术后1—3年主要表现为急性炎症反应,3—10年逐渐显现神经毒性损害,10年以上则可能进展为恶性肿瘤病变。

多年前,去了马鞍山、当涂的采石矶一游。看看唐朝大诗人李白最后的神迹。

采石矶地处长江南岸马鞍山。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陆游都来这里题诗咏唱。当然,只有天才英纵的李白才使采石矶名震大江南北。

李白的放浪形骸,不合时宜。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终于失宠皇上。离开长安,其实这是一次体面的放逐。从此,他与朝廷断腕割袍,昂首一路向南。

一路向南,李白来到采石矶已经六十岁了,投靠他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这是物质上的依靠,还有精神上的寄托,那就是他追慕已久的南朝诗人谢朓。谢朓做过宣城太守,也在宣城登上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人称“谢宣城”。当涂、宣城相邻。

谢朓当时因诗名光芒四射,李白、杜甫、王维都是他的粉丝。写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是多么地目中无人,但李白却“一生低首谢宣城”(清朝学者王士禛评语)。这是真正的顶礼膜拜,跪了。谢朓写下《游敬亭山》,李白七上敬亭山,随后便是《独坐敬亭山》,他这一坐,将敬亭山坐成历史文化名山,宣城有幸。

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一种辛弃疾式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物我两忘之境。李白在此留诗八十首。李白在宣城谢朓楼挥笔落墨:“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况味难以言说。

李白没有功名,写诗是赚不到钱的,因为古代从无稿费一说。古代文人捞钱,一般两条路,或为豪族巨室写碑文,一纸墓志碑文笔润墨银,金玉堆山,珠宝满箱,如韩愈。或作寿宴贺词及为人著作书序,有作者对委托人放言:书因序传。那豪气简直能够碾压一切:没有我的序,你这破书走不出你的斋室。

最后的李白

俞果

唐朝游侠之风盛行,李白实为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侠客。他的《侠客行》非常有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许多人喜欢这首诗,但又认定这是李白作秀。一只握笔之手焉能持剑走四方?其实,李白的剑术相当厉害,他师从唐代剑术第一高手裴旻。后来,他也有了“唐朝第二剑客”之称。这堪称神仙级组合,御批钦定的“唐代三绝”: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三者占其二啊。

据史料记载,李白曾“手刃数人”。此事成谜,刃了谁呢?无记录。任侠之士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看起来,李白原先想以剑发言,后来才以笔论世。访师武无第二,求贤文无第一。自古文武兼双全,但功力均在一二之间,似乎只有李白。

古人书剑飘零,不是潇洒行迹,那柄剑不是装饰品,是削铁如泥、一剑封喉的利器。27岁时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蜀中来到安陆。十年后,他西入长安,东游吴越,南泛洞庭,北抵太原。一片雄心,日渐消磨。加上后半生不擅长捞金,一时落魄甚至靠妻家接济或朋友馈赠,英雄气短,才有投靠的无奈。

白居易写了《李白墓》一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最后的李白,在采石矶定格了他伟大的诗名。

古人言:“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因此,他以“诗仙”之名独步古今。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毕竟,胸中尚存“蓬莱文章建安骨”。崖岸万里,矶石千寻,他是以“千首诗轻万户侯”,高光千古!

的鳞片,让我们赞叹不已。

在城隍庙里兜啊兜的,还有几片店也是我们经常去光顾的。一片是梨膏糖商店,里面的梨膏糖品种有几十种,各色包装,形色多样,我们每次看后都是又兴奋又嘴馋。一片是永青假发店,店堂里陈列的头型模特上各种发式的假发,几可乱真,每当看到一位位顾客戴上假发笑着走出店堂时,我们都不相信他(她)头上的黑发是假的。

在城市变迁中,老城隍庙多了许多时代的元

警惕“美丽炸弹”的新型陷阱

李东

更值得警惕的是,比奥美定更凶险的新型替代品正在出现。临床数据显示,注射捷克水分子、液态硅胶、非法生长因子等未获批材料的受害者持续增多,这些物质引发的全身感染、组织溃烂更急更重,处理难度远超奥美定。例如非法生长因子可诱发组织异常增殖,形成“气球脸”“象鼻鼻”,且手术残留0.1ml就可能复发,被称为“不死癌症”。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踩过坑?记住这三点:若2006年前在非正规机构注射过低价塑形材料,需高度警惕;若注射部位出现游走包

块、突然变硬、阶段性刺痛、皮肤肿胀等症状,大概率是奥美定作祟;而渐进性增生、反复红肿或炎症则可能是非法生长因子导致。医学检测精准识别——B超下奥美定呈“液性暗区伴散在点状高回声”,MRI可清晰定位其游离范围,血检还能发现丙烯酸酯单体的踪迹。

一旦发现问题,千万别拖延。数据显示,注射1年内取出奥美定,清除率可达92%;若超过5年,清除率会骤降。关键是选择正规三甲医院,由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专科医师依据个体病情评估并进行全方位精准的手术清除,术后每年需通过影像学复查监测残留情况。

从奥美定到各类非法注射物,一次次深刻教训警示世人:追求美丽绝不可凌驾于健康之上。面对“永久塑形”“低价套餐”等营销话术的诱惑,务必查验机构资质、审核产品合规、签署正规协议,如此,方能为自己筑牢安全防线。须知世间真正的美丽,唯有安全才是成就其之根本。

